

第十五回 馬玉貞汲水遇情郎

休將別事苦相關，且把閑書仔細看。
楚岫無緣雲怎至，桃源有路便相攀。
桑間野合三生定，陌上相逢一語難。
固是奸淫人所惡，無緣魂夢不相干。

浙江溫州府永嘉縣，一人姓王文，年紀三十多歲。在縣做令甲首，別名公人。合一個夥計，名喚周全，同在縣中跟隨正堂。遇著差使，兩小弟便出面皮，賺人錢鈔。這做差人，插號叫做神仙老虎狗。行著一張好差使，走到人家便居上位。人家十分恭敬，便是神仙一般快活。及至，要人銀子，一錢不夠，二錢不休，開口便要十錢百錢，蘇汪便是十兩百兩，就是老虎一般。遇了不公之事，他倒在地打了板子，問成罪名，比狗也不值了。所以跟官人役，易榮易辱的生涯。

不想兩夥計，一日，捻了一張人命事的飛票，走到兇手家裏去行。那兇身是個大財主，那裏肯走出來！央人請著公文，講下了盤子，送出前後手來一百多兩紋銀，方纔寬他面上做事情，了結公案。

二人分了這主銀子到手，周全就出些銀子，買三牲獻利市。王文已出分資，自己買辦安排。周全燒火，兩個人忙了半日，方能完事。二人對吃著酒，周全道：「夥計，一生親事，倒也相應，勸你成了。你今半中年紀，廚下無人，甚為不便。我對門一個寡婦，喚名馬玉貞，今年廿三歲了。前年死了丈夫，又無公婆，又無父母，止生一個女兒，前月又死了丈夫，存日，又無十兩半斤丟下，虧他守了兩年，目今要嫁。祇要丈夫家裏包籠過來，沒有人接財禮的。那一付面孔不須說起，那獅子向火，酥了半邊。那一雙丟套腳兒，張生說得好，足值一千兩碎金了。」王文道：「據兄所言，十分的好，不知緣法如何？」周全道：「有個媒婆，是我寒族，別日著他與你說合便了。」兩個吃了一會，天色已晚，周全別去。

次日，王文正家中打算，祇見夥計同一個女媒到來。見了王文，就取出個八字兒遞與道：「你去合個婚，如看好就取。」王文道：「夫婦前生定的，何用要合。多少銀子財禮，送去便了。」媒人道：「別處舖排長短，我老實說，財禮有無不論，如有衣飾幾件，拿包籠過來；如無，拿些銀子與我，做了穿來便了。媒人錢銀是輕不得的。」王文取歷日一看，道：「十一是個吉日。」就取六兩銀子遞與夥計，道：「十錢時銀在這裏，勞你送去。」周全笑道：「娶妻子也說出蘇意話來。」取了銀子，同媒去了。

王文到了十一晚了，鄰舍家中男男女女，打點整酒成親，不免忙了一日。到晚，新人到了拜了天地，宗親、鄰友、眷屬，坐席吃了。直至三更方散。有幾位親戚俱在樓下安置。兩個新人登樓去睡。王文雖然是個俗子，見了這般一個艷婦，不怕你不動情起來。但見：

芙蓉嬌貌世間稀，兩眼盈盈曲曲眉。
背立燈前羞不語，待郎解扣把燈吹。

王文叫道：「娘子，和你睡罷。」玉貞不答。自知不免，除下冠髻，脫了上衣，把燈吹隱了，竟往被裏和衣睡了。王文忙忙入被，摸著玉貞上下穿衣的，笑道：「免不得要脫的，何苦如此。」便去解他上下小衣。玉貞將計就計，竟自精赤。王文把身子一摸，滑膩得可愛，將手去探他妙處。玉貞把手掩住道：「且過一日，待熟了面貌再取。」王文笑道：「急急風撞了你這慢郎中。」將他兩手推開，上去便湊。二婚婦人那滑得有趣：

一個孀居少婦，一個老練新郎。一個打熬許久，如文君初遇相如；一個向沒山妻，如必正和諧陳女。一個眼色橫斜，氣喘蘆嬌，好似鶯穿柳影；一個淫心蕩漾，言嬌語巧，渾如蝶戲花陰，新人枕上低低叫，祇為雲情雨意；二人耳畔般般道都是海誓山盟。正是洞房花燭夜，勝如金榜掛名時。

兩夫妻如魚得水，十分如意。過了半年光景，王文忙去走差，去著便是十日半月方回，就是在家時，也不像初婚時節那般上緊。況王文一來半中年紀的人了，二來那件事，也不十分肯用工夫。因此雲稀雨薄，玉貞心上也覺意興無聊。況王文生性兇暴，與前夫大不相同，吃醉了便撒酒風，好無端便把玉貞罵將起來。若與分辨，便揮拳起掌，全不知溫柔鄉裏的路徑。因此玉貞便想前夫好處，心中未免冷落了幾分。

一日，王文又同周全出差去了，玉貞無水取汲。這井在後門外，五家合的，祇因十指纖纖拿那吊桶不起。一個手懶，把吊桶連繩落在井中，無計可施。不想後門內有個浪子宋仁，年紀與玉貞同年，單身過活。偶到後園，見玉貞徘徊無處，捱到身邊道：「娘子，為何在此望井內咨嗟？」玉貞知他是宋仁，道：「宋叔叔，祇因汲水，一時失手，吊下了吊桶，無計取起，在此沉吟。」宋仁道：「待我與你鉤起來。」忙到自己家中，取了一個鸞鉤，縛了長竿之上，往井中撈起。便與玉貞打滿了水桶，自己去了長竿竟回。玉貞千恩萬謝，感激著宋仁。玉貞去提那一桶水，莫說提起，連動也動不得，倒把面色紅漲起來。宋仁又到後門一看，見玉貞還在那裏站著，一桶水端然在地。宋仁道：「看你這般嬌怯，原何提得起！待我來與你提去罷。」玉貞笑道：「怎敢重勞得。」宋仁道：「鄰舍家邊，水火相連纔是。休說勞動。」宋仁把那一桶水與他傾在缸內，一時間竟與他打滿一缸。玉貞謝之不已，道：「叔叔請坐，待我燒一杯清茶你吃。」宋仁道：「不消。」竟自去了。玉貞心下想道：「這樣一個好人，偏又知趣，像我們這樣一個酒兒，全沒些溫柔性格，怎生與他到得百年。」

過了兩日，宋仁一心要勾搭玉貞，就取了自己水具，把水打了一桶，叩著後門，叫道：「大娘子開門，我送水來了。」玉貞聽了，慌忙開門。滿面堆下笑道：「難得叔叔這般留心，教我怎生報你。」又道：「府上還有何人？」宋仁道：「家中早年父母亡過，尚未有妻，止我一人在家。」玉貞道：「叔叔為何還不娶一個妻室？」宋仁道：「我慢慢的要尋一個中意的，方好同他過世。」玉貞道：「自古討老婆不著，是一世的事。」宋仁道：「像王文有此大嫂，這等一個絕色的，還不知前世怎樣修來的，祇是王哥對嫂嫂不過些兒。」這正是：

駿馬每馱村漢走，巧妻常伴拙夫眠。

玉貞聽說，無言可答，慌忙去燒茶。宋仁又與他打了一缸水，滿滿貯下。玉貞捧了茶道：「叔叔請茶。」

哥哥去幾日還不歸家？」王貞道：「他的去住是無定的，或今日便來，或再幾時，俱不可知。」宋仁道：「秋風起了，恐嫂嫂孤眠冷靜些。」玉貞道：「他在家也不見甚親熱，倒是不在家清靜些。」正在那裏閑講，祇聽得叩門聲，宋仁謝茶出後門去了。玉貞放過茶杯，方出去看。是一個同縣公人，來問王文回來麼，玉貞回報去了。自此兩下都留了意。

一日，天色傍晚時候，祇見宋仁往王家後門首，見玉貞晚炊，問：「嫂嫂，可要水麼？」玉貞道：「我下午把吊桶兒取了些在此，有了。多謝叔叔。」宋仁道：「我這幾日往鄉間公干，方纔回來，記念嫂嫂，特來相問，哥哥回也未曾？」玉貞道：「纔歸來兩日，下午又差往仙居鄉捉人去了。」宋仁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正待要回，祇聽得一陣雨下，似石塊一般打將下來，滑辣辣倒一個不住。玉貞道：「大雨得緊，你與我關上後門，不可濕了地下，裏邊來坐坐。哥哥有酒放在此間，我已暖了，將就吃一杯兒。」宋仁道：「多謝嫂嫂盛情。」玉貞拿了一壺酒，取了幾樣菜兒，放在桌上道：「叔叔自飲。」宋仁道：「嫂嫂同坐，那有獨享之理。」玉貞道：「隔壁人家看見不像了。」宋仁道：「右首是牆垣，左間壁是營兵，已在汛地多時了，嫂嫂還不知！」玉貞道：「我竟不知道。」宋仁立起身，往廚頭取了一對杯，排擺在桌上，連忙斟在杯內送玉貞。玉貞就老老氣氣對著，兩兒坐下。

那兩聲越大，玉貞道：「這般風雨，夜間害怕人。」宋仁道：「嫂嫂害怕，留我相陪嫂嫂如何？」玉貞道：「那話怎生好說。」宋仁道：「難得哥哥又出去了。這雨落天留客，難道落到明朝，嫂嫂忍得推我出門。還是坐到天明，畢竟在此過夜。這是天從人願，嫂嫂不要違了天意。」玉貞笑道：「這天那裏管這樣事。」宋仁見他有意的了，假把燈來一挑，那火息了。宋仁上前一把抱住，玉貞道：「不可如此，像甚模樣。」宋仁已把褲兒扯下，就擎倒凳上，湊了進去。依依呀呀弄將起來：

浪子尋花，銑頭禿腦。婆娘想漢，掛肚牽腸。為著水，言堪色笑；為著雨，就做文章。一個佯推不可，一個緊抱成雙。假托手，憑他脫卸；放下身，蝶浪蜂忙。成就了鸞交鳳友，便做了地久天長。耳朵畔，低呼聲細；口兒中，舌下吐香。枕倚斜，雲鬢壓亂；汗珠兒，漬透鴉黃。弄出了，金生麗水。方纔肯，玉出昆岡。抱起王娥，輕說與，偷香情興倍尋常。

二人暗中淨手，重點油膏，坐在一堆。淺斟慢飲，恩恩愛愛，就是夫妻一般。

須臾，收拾兩人上樓安置。一對青年，正堪作對，從此夜夜同床，時時共笑。把王文做個局外閑人，把宋仁做個家中夫婦。日復一日，不期王文回家，又這般煩惱惱，惹得尋思。玉貞祇不理他，心下想道：「當時誤聽媒人，做了百年姻眷。如今想起他情，一毫不如我心上。我方此花容月貌，怎隨著俗子庸流，不如跟了宋仁竟往他方，了我終身，有何不可！」

過了月餘，宋仁見王文又差出去，就過來與玉貞安歇。玉貞說：「王文十分庸俗，待他回時，好過再與他過幾時。不好過，我跟隨你往他方躲避了。」宋仁道：「我如今正要到杭州去尋些生意做著，以了終身。祇為著你，不忍拋棄，故此遲遲。苦是你心下果然，我便收拾行裝，同你倒去住下，可不兩下歡娛，到老做個長久夫妻。」玉貞道：「我心果然一意跟你，又無父母羈絆，又無兒女牽留，要去趁早。」宋仁見他如此有心，一意已決，將家中粗硬家伙，盡數賣去，收拾了盤纏。先把玉貞領在一尼菴寄下，自己假意在鄰居家邊，說王家為何兩日不見開門。鄰舍懷疑，一齊來看止有什物俱在，不見人影，互各猜疑，都說玉貞見丈夫與他不睦，必然背夫走矣。丟下不題。

且說宋仁菴中領了玉貞，水陸兼行。不過十日，到了杭州。他也竟不進城，僱人挑了行李，往萬松嶺。竟到長橋喚了船，一竟往昭慶而來。玉貞見了西湖好景，十分快樂。怎見得，有《望海潮》詞：

一春常費買花錢，日日醉湖邊。玉驄慣識西湖路，嬌兒過活酒樓前。紅杏叢中蕭鼓，綠楊衫裏鞦韆，暖風十里麗人天，花壓鬢雲偏。畫船載得春歸去，餘情湖水湖煙，明日重扶殘醉，來尋陌上花妍。

又云：

萬戶煙清一鏡空，水光山色畫圖中。
瓊樓燕子家家雨，浪館桃花岸岸風。
畫舫舞衣凝暮紫，繡簾歌扇露春紅。
蘇公堤上垂楊柳，尚想重來試玉驄。

又云：

萬頃湖西水貼天，芙蓉楊柳亂秋煙。

湖邊為問山多少，每個峰頭住一年。一船竟至昭慶上了岸，將行李搬入人家，且與玉貞往岸上閑耍。遊不盡許多景致，看不盡萬種嬌嬈。宋仁喚玉貞出了山門，往石塔頭吃了點心，二人又走到湖邊，順步兒又到大佛寺灣裏，見一間草舍貼著招賃二字。

宋仁見了，與玉貞說：「這間房子倒招人租，外面精雅，不知裏面如何。」間壁一個婦人道：「你們要看房子，待我開來你看。」二人竟進一看，雖然小巧，實是精雅。另有一間樓房正對西湖，果然暢目，床桌都有。宋仁便問道：「大娘子，這房主是何人？」婦人答：「是城裏大戶人家的，每年要租銀四兩，如看得中意，可秤下房銀，我們與你做主便了。」宋仁道：「房子你可中意麼？」玉貞道：「十分有趣，快快租了。」宋仁向袖中取出銀子，秤了一兩並四錢小租銀。借了一張紙寫了租契，就與這婦人道：「我們遠遠而來，今日便要來住了。」婦人說：「有了銀子，是你房子了，憑你主意。」宋仁著玉貞樓上坐下，自己去取行李。須臾到湖口，取了前物，又喚小船搖至寺灣而來。相幫移上了岸，又向隔鄰借了鍋灶。須臾，往寺前買辦東西，玉貞燒煮，獻了神祇。請了幾家鄰居，盡歡而散。

不說二人住得安逸。且說王文回到家中，見門是閉的，吃了一驚。向鄰家去問，都說：「你娘子不知何處去了，早晚間我們替你照管這幾時。」王文見說，吃了一驚，連忙推門進內，一看家伙什物，一毫不失。上樓檢點衣服，止有玉貞用的一件也無，箱中銀兩一毫不動。王文想道：「他又無父母親戚可去，若是隨了人走，怎麼銀子都留在此。」心下疑惑不止。這番想將起來，好生氣惱道：「要這般一個婦人，做夢也沒了。」便氣氣苦苦上床睡了。

且說那城中有一光棍，專一無風起浪，詐人銀子，陷害無辜。姓楊名祿，人就取他一個混名，叫做楊棘刺。打聽得王文失了妻子，匣中銀兩尚存，他心中動火，不免弄他幾兩銀子使用，有何不可。裝了一個腔兒，竟到王家叫道：「有人麼？」王文因心下不樂，還睡著，聽見叫響，忙起穿衣下樓開看。王文不認得，道：「尊姓？有何見教？這般早來？」楊棘刺道：「我姓楊，我表侄女馬王貞聞道嫁在你家。我在京中初回，聞道你們把他凌辱，日逐痛打，我因憐他本分幼小，特來看他。叫他出來，見我表叔。」王文見他這個入門訣，知道尋他口面的，道：「他幾日正去尋那表叔，至今未回，我如今正向各處尋他。」楊棘刺道：「胡說！王文，是你，把我玉貞打死了，倒反說出這般話來。」兩下爭個不止，鄰舍都來勸解。楊祿道：「今日午間我在

女，明日就告你。」一竟去了。各人散訖。

王文氣個不住，方梳洗完，祇見又有人叩門，又是不識面的，道：「尊姓？到此何幹？」那人便道：「小子孔懷，因見楊令親說起令正一事，他本身原因一向住京中，令正嫁尊兄之時，他不曾做得些盒禮，如今令正又不知去向，他方纔忿忿要告，我想涉起訟來。一時間令正回來便好，萬一難見，免不得官府懷疑，其間之事與小子無干。我想何苦勸人打官司，不若兄多少與他個盒禮之情，這事便息了。」王文是衙門裏人，那裏一時間就肯出這一樁銀子，便道：「承孔先生見愛，盒禮小事，還我妻子，我便盡他禮便了。」那人見他不如法，便作別去了。

那楊棘刺想道：「我的計策，百發百中的，難道被他強過了！下次也做不起來。不免告他一狀，纔信老楊手段。」遂提筆來寫下一紙狀，詞曰：

告狀人楊祿，本縣人氏，告為殺妻大變事：侄女馬玉貞，嫁與憲臺役虎棍王文為妻。賊性不良，終日酗酒，將妻百般毒打。祿往京回，昨特探訪侄女，屍跡無存，切思妻非七出之條，律文難棄；惡將三尺藐視，憲典安容。夫婦人倫大典，豈忍平碎花容！人命罪極關天，肯漏獸心賊首。叩憲臺憐準，正法典刑，死者瞑目九泉，生者感恩千載。上告。

次早投文，將詞投上。知縣見是他手下殺死妻子，罪極浩天。把王文取到，先責三十板，竟下了獄，待後再審。那夥計周全來牢中望他，到家中取了銀子，與他使用。還喜是同衙人役中人，凡事不同。周全遂上心各處與他訪尋，那裏有半毫消息。過了幾時，官差周全往都院下公文，周全聞知這個消息，連忙到牢中別了王文，把王文之事，托付了衙中朋友，竟往杭州進發不題。

且說宋仁與玉貞一時高興，沒些主意，走了出來。那堪坐吃箱空，又無生計可守。真個床頭金盡，壯士無顏起來，長吁短嘆個不住，正是：

上天天無路，入地地無門。

進退兩難，如何是好，宋仁好悶，一竟便走到城中去了。祇見玉貞倚門而立，恰好一個帶巾的少年吃得酒熏熏的，往沿湖而來。早已看見玉貞，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「幾時移這個美妓在此！」竟自往玉貞身邊走來。玉貞見他是斯文，連忙避進。這少年認定他是個妓女；竟自大踏步進了來。玉貞慌了，連忙上樓，那人也跟上樓，朝著玉貞拜揖。玉貞無奈，祇得答禮。那人道：「好位姐姐。」玉貞道：「妾是良家之妻，君休認差了。」那人聽他說話是外方人聲音，一心想道：「他見我有酒的，假意托故。」便向袖中取出一錠銀子，道：「我不是來闖寡門的，你若肯見憐，我便送了你買果子吃。」玉貞心下見了銀子，巴不得要奈何他，祇管認做煙花，倒笑了一笑，那少年見他一笑，祇道他肯留他歇了，上前一把抱定，便去脫衣。玉貞倒慌了手腳，欲要叫起來，又想他那錠銀子，欲待順從，又怕丈夫撞著。躊躇未定，被他到手了也。玉貞雖然受注，道：「妾非青樓，實係良家。見君青年，養君廉恥，不忍高叫，從君所願。幸勿外揚，感君之德。」那人見他如此言語，喜道：「既承一枕之私，亦是三生之幸，尚圖後會，以報高情。」玉貞道：「快快完事，恐丈夫撞見，如之奈何。」那人聽見，急急忙忙完了，整衣下樓，說與玉貞道：「我再來看你。」玉貞點頭。那人竟自去了。玉貞掩上大門，上樓想著，笑了又笑道：「杭州原來有這樣的書呆，一年遇這般幾個，不愁沒飯吃了。」又想道：「怎生對宋仁說出情由？」道：「也好，我身原是他拐來的，怕他吃醋不成。實實說了，看他怎麼。」

正在想問，宋仁推門而入，上樓見了玉貞，便滿面愁煩。玉貞道：「哪裏去一會，有甚麼好生意可做麼？」宋仁道：「我看城中，都是上有本錢鋪子，就是有小生意，我也不慣，就是曉得做時，那討本錢！我方纔往石塔上問，見了他小姊家的姐妹，個個穿紅著綠，與那些少年子弟調笑自如，倒是一樁好生意。」玉貞聽了，笑道：「倒去尋得這個烏龜頭的生意回來羨慕。」宋仁嘆一口氣，玉貞道：「你若有這點念頭，我便從你心願如何？」宋仁聽罷，連忙跪將下去：「若得我的娘救命，生死不忘。」玉貞扶起宋仁笑道：「招牌也不曾掛，一個人來發市去了。」拿著那錠銀子，遞與宋仁。宋仁一見，吃了一驚：「此銀何來？」玉貞把那個人光景，如此如此一說，宋仁大笑起來，便道：「這番我宋仁夫婦二人，不怕餓死了。」宋仁忙去買了些酒餚，與妻子暢飲而睡。

次日，那玉貞更加打扮，穿一件大袖衫兒，在門前晃了又晃。但見有人走過，他便笑臉相迎。這些書呆子一時間傳聞起來：大佛寺前有一個私窠子，十分標致，又不做腔，全無色相。一時間嫖客紛紛，車馬不絕。這宋仁倒做了一個長官，落得些殘盤殘酒受用不題。

且說周全竟至部堂下了公文，未及領文。下午餘閑，步出清波門道：「聞知杭州西湖景致，天下無雙，到此不走一番，也是癡了。」遂搭小船，撐出港口。他一見了青山綠水，贊嘆不已，道：「昔聞日本國倭人住此遊湖，他也題了四句詩：

昔年曾見此湖圖，不信人間有此湖。

今日往從湖上過，畫工猶自欠工夫。

看此倭詩，果是有理。」正嘆賞間，祇見那船已撐到岳墳。周全上岸，往岳墳看了，遂至蘇堤。見一隻湖船，內有三桌酒，都是讀書人光景。旁邊一個艷色妓女。周全仔細一看，正是玉貞！心下著實的一驚，怕認錯了，坐在一橋上，把眼不住去看。恰好那一船的客同了妓女走上岸來，周全看見，閃在一旁。見他走到身邊，上下一看，一些也不差，又尾在後邊。聽他說話，正是溫州聲氣。心中想道：「這個娼婦，你在此快活，害丈夫受得好苦哩。」又想道：「不知他住在何處，好去跟尋。」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我跟他這隻湖船去，少不得有個下落。」自己上了酒樓吃了一壺酒。正會鈔完，那船往裏湖撐去。周全到了湖，慢慢跟著，那船撐在灣裏便住了。周全上前一一看，卻見宋仁出來相幫打扶手，攜了玉貞就到了家去，隨後酒客都進去了。周全十分穩了，又到大佛寺前。見一個長老出來，近前一問，那長老把宋仁幾時移來做起此事，一五一十說得明白。周全別了，竟進錢塘縣裏，取路回寓。次日，領了回文，竟至本州投下。

忙去望著王文道：「恭喜，妻子有實信了。」這般這般一說，王文道：「原來被宋仁這棍拐去，害我受這般苦楚！」周全登時上堂，保出了王文。太爺簽牌捉獲，又移文與錢塘縣正堂，添差捉送。周全同了一個夥計，別了王文，往杭州走了十二日方到。下了移文，錢塘縣著地方同捉獲。又添了兩個公人，一齊的出了涌金門，過了昭慶寺，竟到灣內，祇見玉貞正要上轎，被周全唬住。宋仁看見二人，驚得面如土色。眾差人取出牌，交與宋仁一看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不須講起，且擺酒吃。」眾人坐下。玉貞上樓，收拾銀兩，倒也有二百餘兩，把些零碎的與宋仁打發差度，其餘放在身邊。細軟衣服，打做二包，家伙什物自置的，送與房主作租錢。宋仁打發了錢塘二差，叫隻小船，竟至涌金門進發。玉貞坐在船中掉淚，遂佔四句以別西湖道：

自從初到見西湖，每感湖光照顧奴。

今日別伊無物贈，頻將紅淚灑清波。又有見玉貞去後，到樓邊觀者，莫不咨嗟，竟自望樓不舍。也有幾句題者即事

王孫擬約在明朝，載酒招朋竟爾邀。

鳳去樓空靜悄悄，一番清興變成焦。

須臾，到岸，一眾人竟至錢塘縣起解。夜往曉行，飢食渴飲，不止一日，到了永嘉，竟與眾人投到。縣主把王文、楊祿，一齊拘到聽審，先喚玉貞道：「你是婦人家，嫁雞隨雞纔是，怎生隨了宋仁逃到杭城，做這般下流之事，害丈夫被楊祿告在我處，把你丈夫禁責，還是怎生講？」玉貞道：「爺爺，婦人非不能，但丈夫心性急烈難當，奴心懼怕。適值宋仁欲往杭城生意，也是婦人有這段宿業還債，遂自一時沒了主意，猶如鬼使神差，竟自隨他去了。若是欺了丈夫，把房中銀錢之類也拿去了。」縣主忙問王文：「此時你可曾失些物件麼？」王文道：「一毫也不曾失。」縣主又問玉貞道：「宋仁這個奴才，五年滿徒不必言了。你今律該官賣，不然，又隨風塵了。」玉貞道：「求大爺做主，奴身該賣，懇恩情願自贖其身，向空門落髮，以了此生。是爺爺恩德。」縣主叫楊祿：「你不若與你侄女另尋一婿，以了他終身，如何？」楊祿上前道：「蒙太爺吩咐，小人不敢有違。」玉貞仔細把楊祿一看，道：「我哪裏認得你，甚麼叔子在此，把我丈夫誣告。」楊祿道：「侄女，也難怪你，不認得我，你五歲時，我便京裏做生意，今年纔回的。」玉貞道：「且住，我問你，我爹爹是何姓名？作何生理？家中三代如何出身？母親面貌長短？說個明白出來。」楊祿一時被他盤倒，一句也說不出。縣主大怒道：「世上有這般無恥光棍枉言，必定聞知王文不見妻子，生心認了表叔，指望詐些銀子。一定王文不與，他詐心不遂，將情捏出殺妻情由，告在我處。」

王文上前道：「爺爺青天，著人來打合，要小人的盒禮錢，小人妻子也沒了，倒出盒禮，不肯，他生情屈害小人。」縣主抽籤，先把宋仁打了三十板，又將楊祿重責四十，著禁子收監，道：「待我申報了三院，活活打死這光棍，若留在世，貽害後人。」宋仁流富春當徒五年，滿期釋放。玉貞情願出家，姑免究，縣主祇為這玉貞標致，不忍加刑，亦是憐念之意。王文稟道：「妻子雖然犯罪，然有好心待著小人。一來不取一文而去，方纔質證楊祿，句句為著小人，一時不忍，求老爺做主。」縣主道：「為官的把人夫婦止有斷合，沒有斷離的，但此事律應官賣，若不與他，一到空門，這是法度沒了。如今待他暫入尼庵，待後再來陳告，那時情法兩盡，庶不被人物議。」當把審單寫定，後題玉貞出家八句於後，道：

脫卻羅衫換布衣，別離情種受孤凄。

西湖不復觀紅葉，道院從教種紫芝。

閑處無心勾八字，靜中有念去三屍。

夢魂飛繞杭州去，留戀湖頭憶故知。判畢，把一眾人趕出，止將宋仁討保還家，打點起身。

玉貞隨了王文回家，到了家下，取出男衣還了宋仁，把上好女衣付與王文收了。身邊取出那二百銀子，稱了五十兩付與宋仁道：「我也虧你一番辛苦，將去富春娶房妻子度日。切不可再到溫州來了。」剩下一百五十兩銀子，付與王文道：「妻子雖然不該撇你而去，今日趁的銀子，依先送你，另娶一房好妻室到老，那生性還要耐些。著是你沒有那行兇之事，我怎生捨你。」將手上金銀戒指除下，並幾件首飾盡付王文。身邊還有幾兩碎銀，看著周全道：「這幾兩銀子，煩勞周伯伯與奴尋一清靜尼庵，送他作齋，待奴也好過日。」王文見妻子這般好情，一時不忍相舍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玉貞也哭起來。連周全也流下淚來道：「你二人既如此情狀，我亦不忍相看，不若將些銀子往他州外縣，做些生意，保可度日。把屋宇待我與你賣了，共有三百現銀，怕沒生意做？小小銅錢當兒也彀偏了。離了此地，怕甚麼人來刁你不成。」王文道：「如此甚好，祇求大兄留心。」周全道：「自然在心。」王文連忙買了酒物，獻了家先神祇，就請周全同飲，夫妻二人重新恩愛。

這也是玉貞欠了這些人的風流債，宋仁引去還了，重完夫妻之情。後來周全兌了銀子，與王文就在城南開一木器舖子，夫妻二人掙了若干家當，一連生了三個兒子。王文因出了衙門，那吃酒就有了節度，再也不撒酒風。故此兩下酒色皆不著緊，那楊祿被知縣活活打死了，後人把他幾個人名字寫出，倒也湊巧，道：

因為王文不文，故使玉貞不貞。

惡人楊祿不祿，施恩宋仁不仁。

止有周全，果爾周全，完成其美矣夫。

總評：

書生錯認章臺柳，誰知弄假卻成真。玉貞合欠風流債，又得西湖兩袖春。撒酒風的下場頭，不可不勉。